

一纸家书映初心

武夷山脉连绵起伏,峰岭如浪,一层一层向远处铺展。山川无言,却记得风声,记得脚步,记得那些从这里走过、最终又把生命留在这里的人。

27岁的李赐凡塑像,坐落在小布岩畔的群山之间。他写给父母的那封家书,也被镌刻在伟岸的山石上。原本,这只是一封写给双亲的私信,是一个儿子隔着战火向父母报平安、明心志的文字;如今,它却成了一封人人可读的公开信,一份留给后人的精神遗嘱。

家书很短,却字字有分量:“赐凡我现在是舍了小家,为的是国家,走的是正路,志在为劳苦大众打天下,改变豺狼当道、贫者受欺的状况。待黑暗统治溃灭之日,吾当返回故里,或从教或务农以报乡土父老养育之恩。纵然赐凡不日僂卧沙场,吾九泉之下当含笑耳……”

文字朴素、平实,像山里人说话。一个儿子站在父母面前,把自己要走的路、要做的事、可能遇到的结局,一五一十说清楚。

李赐凡并非没有小家,恰恰相反,他的小家虽极苦,却极爱他,也极需要他。家中世代务农,父亲长期患肺病,母亲双目失明。作为读过书的儿子,他本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和希望。

大革命失败后,他回到家乡湖南宜章鹑鸪坪当小学教员。对于一个贫苦农家子弟来说,这已是极安稳的出路。若只求个人安稳,他完全可以守住讲台,守住父母,守住那一方熟悉的土地。

可是,时代不允许一个有良知的青年只顾自己。他看到的现实是“豺狼当道、贫者受欺”。地主豪绅压迫农民,穷人没有土地,没有尊严。父亲的病、母亲的盲、童年的饥寒,并非一家独有的命运,而是压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身上的共同苦难。

微信接连响了3声,老同学群里“顺风顺水”接连发了3张照片:他和老伴与天安门同框、与天坛同框、与颐和园十七孔桥同框。“顺风顺水”是初高中同学顺子的昵称,他来北京了?还游览了这么多景点!我当即点赞3个赞并@他:“你们现在在哪里?我就来找你们。”

“谢谢啦!在高铁上。”顺子秒回。

老同学难得来北京一趟,没能见个面,我随即发微信:“有机会再来北京,请一定联系我。”顺子回复:“一定。你回老家了,也一定联系我。”

两年前来北京带孙子,在同学群、老友群等几个大群里告知我的动向,并向大家发出邀约:“北京欢迎您!有机会来北京,请一定联系我!”

润福兄出版文集,来北京洽谈出版事宜,飞机起飞前就告知时间地点,我无论如何都得去见个面。儿媳也挺支持,提前赶回家带娃,我换乘公交、地铁,跨越海淀、西城、东城、朝阳4个区,只为与老友见上一面。饭后送别,一言为定:“下次再见,一定联系!”

“一定联系!”这4个字,是我的牵挂和期盼。其实,时至今日,“一定联系”我的人寥寥无几。

北京也有几个老朋友。原同事小范听说我长住北京,当即来电说回京约我坐一下,我连忙婉言谢绝……为什么呢?一则怕打扰他们,二则见一次面,一来一回耗时一天半天,家里事也走不开。久而久之,联系也就越来越少。

老同学静波也在北京带娃。那天上午,她在群里连发两张“同学相聚”合影,我随即点赞并@她:“老早就想联系你,只有一个顾虑,就是没时间。”

静波回复:“你也在北京?下次聚会约你。”微信交流时,静波感叹道:“真是没时间,我也有体会。在北京吃个饭真难,我从昌平赶过去光打车就花了200多元……”

几个微信大群里,有我多年同窗的学友、一个战壕的战友、经年不变的朋友。虽然不怎么联系,却一直接“三友”深藏于心,几乎天天关注群里人、群里事,老友发送问候、发布图文,我都会点3个大拇指,或发3朵红花。不只是为了刷存在感,是真诚关注大家的存在。不常联络,却常惦记。

镌刻在山石上

他在家书中写下:“舍了小家,为的是国家,走的是正路,志在为劳苦大众打天下……”这句话,是理解李赐凡精神世界的第一把钥匙。

“舍了小家”,不是不爱父母,而是因为他深知小家的苦从何而来。一个人的父母要安宁,千万人的父母也要安宁;一个人的家要翻身,千千万万劳苦人的家也要翻身。真正的孝,不只是端茶送水,更是在乱世中为父母、为乡亲争一个不再被欺压的世道。

这是一种把小家融入家国的选择。从湘南暴动到井冈山斗争,从江西永新龙源口到瑞金大柏地,李赐凡把“家”的意义扩大了。他担任过党代表、宣传队长,曾带着宣传队用纸糊的喇叭筒向敌军喊话:“我们都是穷兄弟,不要自己打自己。”这与他家书中的誓言遥相呼应。在他眼中,革命不是抽象的口号,而是让穷兄弟不再自相残杀,让母亲那样的苦命人能见到光,让父亲那样的农民不再受盘剥。

他的离家,是为了重新安放更多人的家庭。

家书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句,是“纵然赐凡不日僂卧沙场,吾九泉之下当含笑耳”。一个儿子写给父母,说自己即便战死沙场,也会在九泉之下含笑。这话出自当时仅23岁的李赐凡笔下,更是一种慷慨赴死的从容。

他不是不知道死。相反,他离死亡太近了。井冈山时期,生活艰苦,战斗不断。后来,大柏地战斗中,他奉命诱敌深入,挑着担子在大道上引诱敌军,一路打打退退;宁都攻城时,他顶着铺了棉被的桌子接近城墙,竖梯登城,抡起大刀奋勇砍杀;龙岗战斗后,他组织搜山,生擒敌师长张辉瓒。

这些经历,早已使他懂得,革命者的生命不是放在安全处度过,而是随时摆在战



油画《西双版纳的雨》,作者罗双版,中国美术馆藏。

朋友从微信发来来源寺的荷花。隔着屏幕,能真切地感知到那一池恣意的绿——那绿是活的,泼泼溅溅的,仿佛要顺着屏幕流淌过来。我盯着看了许久。

喜欢荷花,近乎本能。似乎每到溽暑难耐之时,心里便会无端地生出一种冲动:躲到一大片荷叶底下去。那该是怎样的清凉呢?荷叶擎着,像无数碧绿的伞盖,阳光滤成淡淡的、晃动的绿影,水汽带着淤泥与根茎的气息,丝丝地、凉凉地贴着皮肤。

一个城市,哪里有可供藏身的荷塘呢?这念头就像夏天的蝉鸣,每年如约而至,固执地、嘹亮地在心底某处响起。或许,荷花予人的,本就是这样一种“可能性”的清凉。

我忽然想起,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好好看过北京的荷花了。那座城,我住了好几年,由于工作原因挪移过许多次。从东到西,由北及南,我见过北京许多地方的荷花。颐和园西堤的荷,是皇家气派的,一望无际的叶与花,衬着佛香阁的剪影,有种工笔画般的隆重。圆明园福海的残荷最好,尤其是秋深时,枯茎折戟般刺向灰白的天空,水鸟掠过,让人无端想起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的句子,那美里带着历史的钝痛。紫竹院的荷则亲切些,沿着弯弯的水道,挨挨挤挤的,常有老人在岸边唱戏,胡琴声啾啾呀呀,混着荷香,

场上接受考验。

李赐凡曾多次负伤。1933年济湾战斗,是他生命的转折点。敌军飞机狂轰滥炸,阵地危急。他果断把师部谍报班、警卫班、通讯排等所有勤务人员组织起来投入战斗。马刀一挥,高喊:“同志们,跟我来!”冲向敌阵。就在这时,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,他被炸成了重伤。

由于医疗条件有限,他的左腿骨被炸碎,不得不锯掉,装上假肢。对一个年轻将领来说,这无疑毁灭性打击。可他没有沉沦。为了重返前线,他扔掉双拐苦练骑马。只有一条腿,难以平衡,他一次次摔下马背,衣裤常被鲜血浸透。战友看了流泪,他却笑着说:“锯掉只腿算什么!我们是革命军人,只能流血,不许流泪。”

这份从容,与家书中“僂卧沙场,九泉含笑”同出一辙。在他看来,死亡不可怕,可怕的是在黑暗面前低头,在劳苦大众受欺时袖手旁观。他可以失去一条腿,可以忍受数十处弹伤,可以临危受命,依然挑起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重担。

红军长征后,数万国民党军云集小布岩,局势日益严峻。李赐凡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鼓励战士:“做胜利时的英雄容易,做失败时的英雄不易。同志们要有勇气做失败时的英雄,革命的胜利总会到来的。”

这句话尤为动人。胜利时豪迈容易,失败时坚守最难。真正的大勇,是在饥寒、伤病、死亡步步紧逼时,仍然相信光明。

1935年2月3日,正是农历除夕。大雪封山,李赐凡因旧伤未愈,又不慎跌伤,寸步难行。就在这个年关,在小布岩一个叫钩刀咀的山洞里,他惨遭叛徒枪杀,年仅27岁。

27岁,正是生命最炽热的时候。

早在1931年8月写下这封家书时,他就已做好了“僂卧沙场”的准备。他的坦然不是麻木,而是把生死想透后的清澈。

读这封家书,最动人处,除了视死如归,更在于其质朴初心:“待黑暗统治溃灭之日,吾当返回故里,或从教或务农以报乡土父老养育之恩。”

这是一个身经百战、荣获红星奖章、担任过江西军区司令员的红军将领,对未来的全部设想。他没想过封侯拜相,没想过荣华富贵,只想回乡教书或种田。

这正是李赐凡心中最纯粹、最温厚的一面。他从乡土中来,始终没有忘记乡土。教书和务农,在他心中不是低微的职业,而是最贴近人民、最能回报乡亲的方式。他的革命理想,不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,而是为了让更多普通人能安居、读书、耕种,过上有尊严的日子。

他要打碎黑暗统治,但并不迷恋斗争;他冲锋陷阵,向往的却是和平的乡村、安稳的课堂。他拿起刀枪,是为了有一天更多人能放下刀枪;他远离父母,是为了有一天更多女儿能守在父母身边。

如今,这封家书之所以被镌刻在这片山石上,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属于这片山川。它从小家出发,走向家国;从父母膝下出发,走向劳苦大众。山石会风化,会斑驳,但其中的精神不会消失。

因为真正被雕刻下来的,不是一个名字,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在生死之间的抉择:舍小家,为国家;知必死,而无悔;得胜后,仍愿回到土地和人民中间。

李赐凡用一封家书,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父母,也交给了后来人。今天,当我们面对小布岩,重读这封信,仍能听见群山的轰鸣回声:一个人若把小我融入大我,把生命交给信仰,把初心留给故土,那么即使年仅27岁,也能活成山岳的高度。

大地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本版邮箱: 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程红

“嘀,嘀——嘀嘀!”儿时,当此起彼伏的麦哨声在麦田响起,大家就要忙活起来了。

在我上小学的那些年里,下午放学之后做得最多的一件事,就是和小伙伴背着筐,手里拿着小镰刀,钻进麦田挖野菜。我们挖的野菜大多是鲜嫩的荠菜、灰灰菜、刺儿菜、人形菜、车前草、马齿苋、苜蓿菜等。每天都要挖上一筐野菜回家,剁碎后用来喂猪。

野菜盛满了背筐后,我和小伙伴们开始制作“麦哨”,制作麦哨我们是绝对不会折断麦秆的,那个年月,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教育我们要爱护庄稼,就算小孩子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制作麦哨用的是麦子草,麦子草和麦子长在一起,春天在麦田里刚冒出来的时候和麦苗的形状差不多,区别就在于,麦苗的颜色是深绿,而麦子草的颜色是浅绿。到了麦子长出麦穗的时候,麦子草顶着的却是一株和狗尾巴草差不多的穗子,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了。

从麦田里拔起几棵麦子草,小心翼翼地撕去外层轻薄的膜,然后捏着麦秆,用小刀轻划一道不长不短的口子,为小

参加新诗研讨会,一位诗人的诗歌深深触动了我。每每想起当下的文学写作,就会想到这位诗人,不是她写得多么高超绝伦,只是走心而已。都是些芝麻一样的小事,却写得情真意切。比如写难过:“你哭啊/一个人在厨房里唱歌/将自来水放得哗哗地响。”以银匙写人生;“唯肉体烂掉之后,才可以得到/白果的药性。”

这位诗人的诗让我突然想通了一件事,就是文学写作一定要走心。当编辑久了,发现许多写作的问题就在于不走心。爱是甲的爱,痛是乙的痛,乐是丙的乐,感受像是拷贝来的,体验变成了学识的堆砌。形式上煞有介事,却没有真正的喜怒哀乐,不触及灵魂,轻飘飘如一朵蒲公英。常常接到一些来稿,一看作者身份,出身中文系,受过专业训练,开头结尾,语言结构,悬念伏笔等,处处都有板有眼,一副练家子的架势,甚至能读出他的师承来。但是,你会发现,他什么技术都有,就是没有他自己。

有一部分作者让技巧迷了心窍,丢了文学写作的根本。“陌生化”也好,“零度写作”也好,不管理念多么前卫且发人深省,文学归根结底离不开感情,离不开走心。人工智能技术兴起以后,走心写作更是成为区分人写还是机写的关键依据。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,鲁迅先生其实也很“高冷”,但他冷得走心,冷得滚烫。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,写出了杜甫与孔明的跨时代共鸣。“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,曹孟德一个“苦”字道出了多少人生无奈?诗仙李白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,当然以瑰丽奇异的想象取胜,但其间的柔情蜜意绝对无法否认。从阅读感受上说,只有走心,作品才有灵魂。

新大众文艺的兴起,让我思考一个问题:为什么素人写作能够火,能够受到大众欢迎?恐怕除了他们独特的经验和写作才华,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原因:走心。举个例子,外卖诗人王计兵的《赶时间的人》超过了不少专业诗作,因为他写诗走了心,写出了骑手群体风风火火的深切体验。

近几十年来,一些文学作品越写越长,短篇小说过万字,中篇五六万字,长篇从十万字到百万字、几百万字,网络小说动辄百万千万字。一看作者简介,都是“已经发表作品几百万字”云云。似乎唯有长才显得大,显得重要,显得出色。殊不知,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恰恰是凝练,是字字走心。《诗经》四言为主,汉魏六朝诗歌大都五言,唐代近体诗也不过七言,但这四言、五言、

笛子“开一扇窗”。细长的麦哨吹出的声音洪亮,粗一些的麦哨吹出的声音浑厚,当走在回家的路上,“嘀,嘀——嘀嘀!”的麦哨声,在麦田上空缓缓漫开,此起彼伏、清悦入耳。那哨声没有蝉鸣的聒噪,更没有流水的绵长,每一声吹奏里,都充盈着少年的自由和欢脱。

如今收麦子用上联合收割机,科技把人们从繁重的劳作里解放出来,家乡麦田里较少能看到人的身影了。前几天我带着孙子去村外,看到麦子已经抽穗了,我问7岁的孙子,地里长的是啥?他张了张嘴,半天才说:“是野草。”我在麦田里看到一株麦子草,就掐了一段麦管,拿出指甲刀在头一剪剪了个小孔,让孩子含在嘴里吹,吹了半天他也吹不响,最后把麦哨扔到地上,说不好玩。

我弯腰捡起麦哨,擦干净放进嘴里吹,“嘀,嘀——嘀嘀!”的哨声响起的时候,我心里忽然就生出一个愿望:我希望再过几十年,我们的后辈还能吹出清亮的麦哨声,还能知道麦子是长在地里的,还能知道田野里的风是有颜色的,还能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从旷野里来的……

王英

因为走心

师力斌

七言中可谓“情感爆棚”。减一字则少,增一字则多。

杜甫《见萤火》可为例。

“巫山秋夜萤火飞,萤疏巧入坐人衣。忽惊屋里琴书冷,复乱檐边星宿稀。却绕篱闾添个个,偶经花蕊弄辉辉。沧江白发愁看汝,来岁如今归未归。”改后大意未变,但原诗四个重要的副词“忽、复、却、偶”所传达的那些准确生动的形象和曲折细腻的情感却流失了。可见原诗字字千金,删其一字都不易,因为它们都是复杂情感表达的巨大需要。

唐宋八大家的散文,常为几百上千字的小品。我最喜欢的是苏轼《书临皋亭》。“东坡居士酒醉饭饱,倚于几上。白云左缭,清江右洄,重门洞开,林木杳入。当时,若有思而无所思,以爱万物之备,惭愧!惭愧!”区区48个字,字字走心。细想一下,我们熟知的文学经典,几乎都以走心为尚。世人争阅的《红楼梦》作者自曝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”,这不是走心又是什么?《论语》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是人生经验,《离骚》“路曼曼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是艰苦追求,《史记》最打动我的依然是太史公探究历史的走心,无怪鲁迅赞其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走心,才能留下不朽之作。

可见,文不在多,走心则灵。当然,这个心是自我的心,文化的心,民族的心,历史的心,是种种心的总和。这应当是另一篇文章要阐述的事了。

文思

金台

冉娅蓉

我不认识你
我知道你出生在大行山脉
在战火硝烟中
你牵着伟人的衣袖
一路来到了金台

我不认识你
我知道你在初升的太阳中
把中国的声音
传到了五洲四海

我才认识你
我看见你张开双臂迎接我的到来
在春天的季节里
我牵着你衣袖
感受你深情的关怀

我才认识你
我知道你会在复兴的伟业中
和我们一起
走向金色的未来

王英